

小千悔录

上卷第二册

第四章

一七三一——一七三二

我到了安西，還是見不到她。諸位代我想一想我的驚慌，我的苦楚罷！這時我的舉下不賤的捨棄我教師先生的悔恨心裏，開始感覺了。更難忘的是：聽說他已遭了不幸的事。他那個音樂箱子，滿藏着他一生的命運，這一個寶重的箱子，是費了幾許精神，才托帶到里昂的，交把鐸旦伯爵代他照管的。不料僧侶會已預先寫信通告伯爵說：教師先生私行拐帶了這隻箱子。於是教師先生再也索不回他的這個財產！他這個職業的工具！他這點一生的勞力了！這個箱子的所有權，無可申訴的，他完全褫奪了。這件事體，竟在轉眼的時間就被強人的法律判決了，這個可憐的教師先生，從此就失去他的這點才能的結果；他青年的勞力，斷了他定年的源泉！

最令我受刺激的，就是使他無可抵抗。不過在我那時的年齡，對於哀憐的事體，不大會在我心上，因為我自己心裏有我隨遇而成的安慰念頭。那時華翰師夫人的地址，我也不知道，她也不

知道我回去，但是我心上總覺得她的消息不久總會令我知道的樣子，關於我脫逃的事，自己覺得很不要緊的，並且不覺得是有何罪過。只想到我對於他辭職時的一切幫忙，是很有功的，好像這是我對他的唯一的義務了。假使我要同他住在法蘭西，我也——好他的病，又不能幫他奪回他的箱子，住在那裏，多使他費錢，與他無一點益處。請看，何以我那時看事是如此；而今所見的又不同呢？其原因，並不在行一件罪惡行為的時候，能令我們苦楚，其實是在人們過後的時間，回想上的苦痛；實言之，就是紀念是不消滅的。

我當時要想知道媽媽的消息，只有等待之一法。要知道在巴里什麼地方，可以找得到她，以及她為何事件要作這次旅行的緣故，除了安西地方可以得到確信外，沒有別處了。總之，不過是遲早的問題，總可以知道她的所在的。所以只有住在那裏等；不過我自己的行事，真是不得當。我沒有去見那位監教先生，他是照應過我的人，並且他就是再招呼我也是可能的；但是沒有我的女主人在他旁邊，我怕他要責備我們這次脫逃的事體。葛和師先生不在那神學校裏，我也不去了。一個認識的人，我都沒有去看，我雖很想去看那位監察的夫人，但我無論如何還是不敢去。我

還做了一件比這些事更不應該的，就是我又找到王德爾先生了，對於他，我雖是很高興，但是自從動身之後，從未想到過他。我再見他的時候，覺得他在安西是最有榮耀的，有幸福的人了；許多的貴婦人都屬意他，這個目標把我的頭腦弄顛倒了。那時除了王德爾，我就見不到別的事了，並且因此幾乎連華翰師夫人都令我忘卻了。因為要得他的指導，我要求他給我同住，他也同意了。他租在一個修鞋匠的家裏，這人是個很有趣的滑稽家。他用他那種土話，叫他的妻子『妓女』。不過這個名字給了她，也還算得當就是了。他常與他妻子吵鬧，王德爾常代他們調解，他對他們說話的時候，很冷酷的聲調，還用着他們的土音，不知這句土話，竟很有效力，看到，真是一齣要笑到絕倒的喜劇。午前的半天，是不覺得的就過去；到了兩三點鐘的時候，我們吃一點東西，王德爾就出去赴宴會，他就在宴會裏吃晚餐了；我呢，只有獨自去散步，總揣想他的值得羨慕他，以及佩服他的才能，厭棄我自己的不幸的運命，不能得到如他的幸福生涯。噫！我生何不幸！自己只要少蠢笨一點，多識得一點受用的方法，我的生涯就可以比他過得幾千倍的興味呢。

華翰師夫人只帶了安納一個人去；還留下那個馬謝黎在那裏，就是我曾經說過的，她的房

裏傭人，我見到她還在那裏代她主人照料房屋呢。這個馬謝黎姑娘，是個比我年輕一點的女子，人雖不美，但很和悅；是個自由堡的女子，無一點機械心，我只知道她同她的主人有時會倔強的剛直，別的沒有什麼不好。我常去看她，這一個就算是舊認識的人，因之，她的視線裏顯出一種格外親近的情形，令我覺得對她很可愛的樣子。她有很多的女友，在那大衆當中，有一個叫日和姑娘，是個日來佛的女子，她對我好似我有了錯事的，細察我的言行，她總不時的催促馬謝黎把我同到她家去；我就跟她們去了，我爲着很愛馬謝黎的原因，加之她那裏還有許多女子，是我所願意見面的。這位日和姑娘對我多方的誘弄，使我無處不厭懼她。每當她近到我面前來的時候，她那副既黑且乾的猿臉子，以及那西班牙煙斑的點子，就使我支持不住的要吐了。雖然，我還是忍耐着，等她要近到的時候，我自己很起勁的跑到女子們中間去玩；於是把她們立成個圓圈兒，有時輪到日和姑娘，有時又輪到我，大家競跑，因此我才得了方便，我對於她們，都是以朋友看待。以至後來，我想到我爲何不對之以過於朋友之情的原因，就是因爲當時我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層，恐怕時機也沒有到這一步。

餘外有好多裁縫女子，貴族人家的上房使女，商店女店員等等，都不大能令我注意；合我眼的只有上流的女士。本來各人有各人的嗜好：這一點就是我的嗜好了。關於這一點，我所想像的就與歐赫師（註）的想像不同了。這不是地位與身分的虛榮心來引我，這是那種永久保存的顏色，最美麗的手，優雅的裝飾，高尚的風騷，以及所有女性身上的潔淨，較之言語形容，以及裝束表現的樣式，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數的趣味，才映照到我如此的；那種極精細的衣衫，再加以極好的手工，極靈巧的鞋子，絲帶子，花邊，梳理得極清爽的髮，我雖這樣的描畫，若是與實際相比較，不知要減去多少倍的美，我自己也知道我形容得十分可笑的样子，然而我的心已是意往神馳了。

不但如此，這種印像，無論何時常會自然顯現出來的，並且總是令我的心去享受牠。我時時對於青年時代的有趣的機會，想愛到不知如何似的！這種機會對我如此的濃密！而牠又如此的短促，如此的難逢，我竟得之又如此的方便！只有牠唯一的紀念，一直到此刻，還是在我心上顯

（註）歐赫師（Horace）羅馬的三弟兄英雄的名字，是森策的愛國家。後來的文學家幾乎完全以這名詞諷喻「愚忠」的意思。

露着，一種純粹的喜樂，只有這一點點，我依靠牠鼓舞着我的勇氣，撐持着我殘年的厭棄。

一日，早晨的曙光，美麗的非常，我趕急穿好衣履，匆匆的跑到野外去看日出，我覺得那時日光的豔麗，非常的快樂；這時是夏至後的一禮拜，地上舖滿了草花；空中的飛鶯，幾乎翔鳴盡至，無可形容，好似正在那裏愉快的競賽牠們的音調；所有的朝鳥都在那裏做着別春的團聚，歡鳴着。夏日的誕生，那種樣的好日子，在現在的年齡，雖一日也見不到了，並且在我今日所住的這種愁慘的地上，也絕對的見不到了。

我不知不覺的遠離了城市，暑氣薰蒸，就沿着小溪邊，依到小谷的蔭下，信步的閒遊，忽然聽到後面有馬蹄的聲音，還有些女子好似有所阻難的聲音，並且聽不到一點快意的笑聲。我就轉過身來看；有人叫起我的姓名；我跑近去，見到兩個我所認識的少年女子，就是格芬意女士與賈賓女士，她們不是兩個熟練的女騎士，不知道怎樣的鞭策馬跳過河的方法。格芬意女士是個佩恩城（瑞士）的青年女子，生得很可愛，有時說些在她年齡上應有的愚蠢話，她是個離棄了故鄉的女子，很模倣華翰師夫人的行爲，我曾經在華翰師夫人那裏見過她的；不過她是不像華翰

師夫人是有俸祿的。她結識了賈賚女士，是件再好沒有的幸事。她對之很友愛，待遇她無微不至。直可說她是將爲母的愛護，移植於同伴間的親熱。這位賈賚女士比她小一歲，但是說到她的美麗，我就不知其所以然的，只覺得她雅致，細膩的很；同時又是俊秀整齊，溫和可愛，況且正當着一個女子的最好時期。兩人都很相愛，互相的性情又極好，假使沒有什麼情人來纏擾她們，她們的聚合一定可以很長久的。她們對我說是去都恩，到賈賚夫人家的一個舊別墅去，因爲她們自己過不了河，想我幫助她們把馬渡過河去。那時我想鞭那兩匹馬；但是她們又怕馬踢了我，或是暴跳起來把她們跌下來也不好，一時我想到一個輕便方法，我就拉到賈賚女士的馬韁繩，把馬帶得跟着我，於是我就渡過這條到膝頭水的小河流，有餘的一個馬呢，也就無問題的跟着前面的走過來了。這樣把河渡過之後，我對她們行個禮，就這樣好像個癡子似的走了。那時她們兩人低聲的講了幾句話；於是格芬意女士止住我說道：『不能！不能走！那能這樣子逃開我們，你爲我們弄得身上都濕了，良心上我們一定要代你弄乾了，才可以讓你走；請你一定要同到我們去；我們守着你這個俘虜呢。』我心裏忐忑，賈賚女士看到我說：『是的是的！』她見到我面上驚顫不安。

的，就笑到添了兩句話，說道：『打戰的俘虜，騎在格芬意女士的馬後身罷，我們代你負責就是了。』我說：『不過，女士！我從未叩見過你們的太夫人，她見到我去要說話罷？』格芬意女士就說道：『她母親，不在都恩，只有我們兩人：我們今晚就回去的，那時你還是同我們回來就是了。』

這幾句話，說在我身上，比電氣觸來的力量還要快，我就騎上格芬意女士的馬上去，我快樂的震動起來；因為要把我騎穩在馬上，就不得不抱住她，那時我心的顫動，連她都覺得到的強度，她對我說：她的心也是一樣震動的，怕要跌下馬來；我寫這實際的姿勢，雖是證明事實，卻帶有誘惑的文字嫌疑。但是實際在路程上，我的手臂一直束著她的腰，並且實在抱得很緊，不過我絕對的沒有敢移動一下地位。若有婦人的讀者，讀到這裏，一定要打我的耳光，但是實際上一點沒有錯。

因這次遠遊的樂趣，再有這兩女士的伶俐的隨便談天，把我的閒談也牽引出來了，一直到旁晚，我們總是在一處，大家沒有停一秒鐘不言語。她們令我真是快樂極了；我眼睛裏所表現的，雖然不同口中所說的一樣，但是我口中所說的是同我眼睛一致的，有時我看到她們在一塊兒

面對面的遲頓了一下語調；即時填充的話又發生了，總之我們連這種遲頓的言語，都沒時間能讓牠表白出來。

既到了都恩，我身上完全乾了，我們就吃早點心。那時跟到就要預備午飯的大事體了。兩位女士一齊下了廚房，不時的在那兒吻她家的農人的孩子；那時，那個下手的廚房，見到這樣，做事都做不來的樣子。菜本來在鎖上去定來的，也不知怎樣做的那麼好的一餐午飯，尤以蒸熟的點心爲最：不過其中有件缺憾，就是忘卻了酒，這件遺忘對於兩位女士，是沒有什麼要緊，因爲她們是不大飲酒的；對於我卻是可惜一點，因爲我想借牠來助我點興致的道理。她們也覺得有點遺憾，我想其遺憾的原因，恐怕與我也是同樣的理由，不過既然沒有了，我倒也不算什麼。她們的興味，倒還是一樣的高興——有趣；此外，要曉得她們在我身上，還有什麼事辦出來罷？豈知她們又使了人到附近各處去尋：後來還是找不來，於此可知這縣的人民是有多麼清貧樸實罷。那時她們好像對我十分的不安，我就對她說：何必要如此的認真呢，我並且請她們不要弄了，恐怕把我灌醉了倒反爲不好。那天我向她們所說的話，我敢說只有這一句，是拘禮節的話；不過，我想這兩

個神氣朋友，一定會想到言外：這句客氣話倒是句真話。

我們就在那個農家的廚下吃起來了，這兩個朋友坐在長桌兩邊的橈子上，她們的這位高客呢，就坐在她們居中的一張三脚椅子上。這是一餐什麼飯！是個多麼有趣的紀念！像這樣不勞而獲的，這樣純潔的真趣味，還能到什麼地方去尋呵？無論在巴里什麼小館子裏的晚餐，再也比不上這餐飯。我不獨只說這點樂趣，以及其享受的趣味，我還要說那官能上的快感呢。

飯後，我們就做一個經濟的辦法：把早點心剩下的咖啡還存到不吃，留到做下午和牛奶，吃她們帶去的餅子的用場，爲到怕停住了我們的食，我們就到綠園中去摘櫻桃，當我們飯後的水菓，我就攀上樹，摘了，就向她們成把的丟下去，她們呢，就拿核子從樹枝中間向我拋上來。有一次，賈寶女士，把她的圍裙張起，她的頭望後仰着，她顯得這麼好看，我對得她也十分正，我就丟了一把到她的胸前。那時聽得一陣笑聲，我自己就想道：怎麼我們嘴唇不像這櫻桃呢！我也可以這樣高興的向她們拋過去了！

那時全天的生涯，就是這種樣的樂趣，並且是十分的無拘束，但始終是很有禮讓的。沒有一

句帶別的意思的言語，沒有一點輕舉的熟笑，這種禮儀我們倒非強制所成的，實在是出之於自然，我們所言談的一切，皆是出於情義的，質言之，我這種禮節，若是在別人來說我的時候，簡直是我的癡愚，雖然是這樣說，最後爲情所促的吻了賈寶女士的手一次。關於這點不出奇的寵遇，倒也沒有什麼，不過在當時的情境上有了價值是真的。有一個時間，只有我們兩人單獨的在一處，她的那對循馴的眼睛，令我連呼吸都發生了阻礙。我的嘴把說話的功用，移轉了膠粘在她的手上去了，她被我吻過的那隻手，很緩和的縮了回去，這時我見她的形容一點也不激刺的樣子，我正常不知要對她說什麼話才好的時間，她的女友進來了，那一刻中間，我覺得非常難乎爲情。

後來她們想到回城不好太晚，所以我們在那兒一直玩到剛剛儘日頭可以到家的時間，於是趕緊的動身，在路上的情形，還是同來時一樣的办法。我若有膽量，我可以不照來時的程序，那位賈寶女士的注目，令我心裏非常動躍；我倒並不是想她自己從新調度一下，實在是我不敢開口就是了。我們在路上的時候，只說道日頭落山太早；其實我們所憐惜的日頭並不是短，就是我們在無形中，把所有的娛樂順到時間嬉戲的，將這一日都布滿了。

及至走到差不多是她們叫我上馬的地方，我才與她們分別。我們分別的時候是有多麼留戀！我們籌劃了多少再會時的娛樂！我們在一處過了十二個鐘頭，是值得多少世紀親愛的價值。這一天美滿的紀念，沒有消磨這兩可愛的女子一點；這次快意的會合，牠的勢力注到我們三人的中間，所生的樂趣，是非常明顯，可以看出的，固然這個會合，不能單靠着樂趣存在。但是我們相愛的，無一點奇怪，無一點醜陋，並且我們希望從此大家永遠的相愛下去。本性上的天真，有他的逸樂，比什麼都有價值，因為他是無間斷的聯續的發生出來。在我呢，我只知道，那天的美滿的記憶，我一生裏恐怕除這個記憶之外，再也沒有能令我感觸的這麼深刻令我愛的這麼有趣，令我這麼樣的入心。我自己對於這兩個可愛的女子，並不覺得有何奢望，我只覺得她們兩個都非常的好，我也不能說：如此，我的心就分散了，設使我自己調擺得有了主意，我也覺得出細微的選擇。我對於格芬意女士，或者可以得到戀人的幸福，不過要詳細審慎的話，我以為還是當她個極親信的朋友為好，無論其實事如何，我離別她們無論其中的那一個，我總不得爽快。總之，誰能說，我一生從此就會不見她們，而我們的這種邂逅的愛情，也就從此終古呢？

讀到這裏的諸位，不要因笑而忘了我的許多瑣事，其中有的是已到初步之後的，有的是離開到吻手程度不知幾遠，就半途而斷的不知凡幾了。呵！我的讀者諸君！你們不要弄錯呀，差不多在我的豔事中，從這一吻手而中止的趣味，比起諸位的豔事中的開始吻手的趣味，不知要濃厚多少呢。

王德爾在這一夜裏，睡得很遲，而回來時並不比我晚多少。這一次，我見他不像平昔的高興，於是我也不談我如何過了這一天的事了。這兩位女士，同我談到王德爾的時候，有不大敬重他的樣子，並且表示不滿意我認識這樣不好的同伴。我的精神裏因此也就覺得他是不對；不獨如此，因了這兩女士所說的影響，其存在我心上的，只有乏味的感情。到了這一步不由得我就想到他身上與我身上的一切，因而不得不要說到我的境遇上來了，說到了境遇的話，那時已是十分危迫，我用費雖然不大，但是我所存的一點餘蓄，已經盡了；既無來源，媽媽又無消息；我也不知如何辦了，而最令我焦灼的，就是：眼看到賈寶女士的這位朋友逼迫的就要去討飯了。

後來王德爾告訴我說，他已代我向大審院長說過了；在那第二天，他就帶我到那兒去吃午

飯；看起這個人來，好像是爲了他有朋友把我薦給了他，現在要來安放我位置的樣子；並且是個能幹，有知識有文才的人物，很會應酬，是個有才而愛才的人；又是個能把大小事，視同一律的巧言家，王德爾把一首很好的四言曲給我看，是從巴里來的，是當時木黑大戲院常演的調子。這個曲子對於這位西門（是大審院長的姓）先生是特別的投意，他想照原調和一首，再叫王德爾也作一首；於是這位熱衷的朋友，拿了來叫我做一個第三首，他說：看罷，明天人家見了這點曲子，就好像讀到滑稽小說的主要點一樣。

這晚就不能睡着，儘我的力量作這個曲子。我所作成的第一段可以過得去，並且還算得好，設使在前一晚，我一定對之不會那麼用心了，即或作出來，也不會有這麼樣的趣味，其所以然的道理，就是：主旨已轉向着一個特別溫柔的境況中間，那時我的心思，已完全對到那當中運用了。次早我就把我的曲子給王德爾看，他覺得不錯，並不對我說什麼，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樣，就往袋子裏面一放，後來我們就到西門先生家去吃飯，他接待我們的很不錯，談得很有趣；談話之間豈能失了兩個有知識的精神呢，話裏總是引證些書典。我呢，還是用我的方法，洗耳而聽，大家並沒

有談到曲子，無論那一個的都沒有談到；我也沒有談，總之除我所知的，什麼都沒有說，關於我的問題，也一點沒有提起。

西門先生好像很愛我的容態：這恐怕是他乍見到我時的來由。他在華翰師夫人家裏已見過我多少次，所以這一次他用不着再留心了，自從這一餐飯起首，我算同他是認識了，這樣的認識，關於他代我圖謀的目的，完全無關係，不過在將來另外的一件事上，我回想到的時候，有很大的趣味。

我幾乎忘了說到他的像貌了；像他這樣仕人的價值，以及他這樣豐富的智識，假使我不說出來，任誰也想不到的。這位大審官西門先生，可斷定的不足兩英尺高，他的腿，直而細，若是完全立直了，也算得夠長；然而總免不了像個直立斜叉開的兩腳規，他的身材不獨短小，並且瘦而令人感覺得不可思議的弱小的情形。假使他要打出裸體的時候，簡直是個蚱蜢。他的腦袋，倒生得很自然，面貌很齊整，樣子也很上等，一雙眼睛很美麗的，這一副頭段就像是接樹似的：把個好上段接在一個枯根上的一樣，他恐怕是想省去了裝飾的費用，用那頂假髮竟完全從頭到腳的把

他遮蓋了。

他有兩種極不和諧的聲音，混在他談話中，不斷的抵觸，最初還有趣，一刻的工夫，就令人發生不快的感覺了。一是大而響；假如我可大膽的說呢：這可說是從他頭上的聲音。另一種呢，清亮的尖而銳，可說是從他身材上的聲音。當他聽人家的話長久了，他然後講起來的時候，就很慢，並且難以他的嚙吸的聲氣，於是他一直能用他的寬闊的聲音講下去；有時他語調的氣壯起來，跟時他的強烈的音程就出現了，這種音程呢，就好像笛子吹開始了，及至到了這步程度，想他再低下去，比什麼還要難。

他的像貌，既被我描寫出來了，其實一點也沒有着實，西門先生是個風雅的人，是個談豔事的大家，並且還是個愛陶情好修飾的人物。例如，他想顯出他的美處，他總是很願意把早晨去見他的客人，請到他的床邊去見；其實就是想令人見到他的那麼樣完美的腦袋，使人以爲其餘的也是一樣了。因此就留了一點笑話，我想所有的安西人，若是想到這件事，一定還可記得的。

一天早晨，他在牀上，簡直還是睡在牀上，等那些來打官的人，他修飾着夜裝，很細膩很白淨